

周禮疏

二十

周禮疏卷第二十三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

注杜子春云珍當為鎮書亦或為鎮以徵守者以徵召守

國諸侯若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也鎮者國之鎮諸侯亦一國之鎮故以鎮圭徵之也凶荒則民有遠志不安其土

故以鎮圭鎮安之立謂珍圭王使之瑞節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王使人徵諸侯憂凶荒之國則授之執以往致王

命焉如今時使者持節矣恤者閭府庫振救之凡瑞節歸又執以反命釋曰子春云鎮者國之鎮者若職方每州

皆云其山鎮是國之鎮據山而言立謂珍圭王使之瑞節謂若掌節云山國土國有人節虎節是諸侯使人之瑞節

此珍圭等是王使之瑞節也云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者案玉人琬圭九寸此珍圭玉人不言故約與琬琰同鄭云

周禮二十三

如今時使者持節矣者即子春所云竹使符也云恤者閭府庫振救之者凶荒年穀不熟百姓困乏故知開府庫振

救之府庫所以藏財貨故禮記大學云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若然開府庫出賞明亦開倉廩出米粟出給之也

云凡瑞節歸又執以反命者此無正文要王使人執牙璋瑞節往反須及命於王明此已致命乃歸還與瑞也牙璋

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注鄭司農云牙璋琫以爲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時

以銅虎符發兵立謂牙璋亦王使之瑞節兵守用兵所守若齊人戍遂諸侯戍周釋曰先鄭云牙璋琫以爲牙牙

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者此無正文以意言之以其言牙即

紀云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從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國合符符

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以代古圭璋從簡易便其事也然銅虎



竹使符漢時皇帝使者之瑞節則司農之意鎮圭牙璋之
等亦王使之瑞節也但先鄭不言之故後鄭皆云王使之
瑞節增成之也云節者即掌節云守邦國者用玉節則王
用玉節可知玉人云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與
此中所用同明此牙璋亦素功若然案玉人云牙璋中璋
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此不云中璋者中
璋比於牙璋殺文飾摠而言之亦得名為牙璋以其鉏牙
同也以此而言此文見牙璋亦兼中璋矣若然大軍旅用
牙璋小軍旅用中璋矣云若齊人戍遂者莊公十三年春
齊侯會諸侯于北杏夏六月齊人滅遂傳曰遂人不至夏
齊人滅遂而戍之也云諸侯戍周者昭二十七年

起度

注鄭司農云羨長也此辨徑長尺以起度量玉人
職曰辨羨度尺以為度文謂羨不圓之貌蓋廣徑

八寸袤一尺

釋曰先鄭云羨長也此辨徑長尺其義是

也但語不足故後鄭增成其義也立謂羨不圓之貌蓋廣

周禮三

二

徑八寸袤一尺者案爾雅肉倍好謂之辨則辨體圓矣今
云辨羨羨是引聲而言是為長意故先鄭後鄭皆為不圓
也云蓋者此辨本徑九寸今言羨則減傍一寸以益上下
故云八以為上下二尺則橫徑八寸矣無正文故云蓋以

疑之
駟圭璋辨琮琥璜之渠眉 疏辨琮以斂尸

注鄭司農云駟外有捷盧也駟讀為駟疾之駟疏讀為沙
謂圭璋辨琮琥璜皆為開渠為眉琿沙除以斂尸今汁得
流去也立謂以斂尸者於大斂焉加之也駟讀為組與組
馬同聲之誤也渠眉玉飾之溝琿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琿
之中以斂尸圭在左璋在首琿在右璜在足辨在背琮在
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辨琮者通於天地 釋曰先鄭
讀駟為駟牙之駟故云外有捷盧捷盧若銛牙然後鄭不
從之也云駟讀為駟疾之駟此蓋當時有駟疾之語故言
焉云疏讀為沙已下後鄭皆不從者以其王之襲斂百玉
千稱有餘何得更使汁流去乎立謂以斂尸者於大斂

焉加之也者以其六玉所與王為飾明在衣裳之外故知
在大斂後也駟讀為組與組馬同聲之誤也者詩有執轡
如組聲之誤為駟若然後鄭讀駟本與組同聲不為駟牙
之音故得為聲誤若本為駟牙之音與組聲異何得為駟
也云渠眉玉飾之溝瑑也者此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
孔之間為溝渠於溝之兩畔稍高為眉瑑故云以組穿聯
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也云圭在左已下皆約大宗伯云
青圭禮東方之等以尸南首而置此六玉焉云蓋取象方
明神之也者案覲禮設方明上圭下璧無璧琮此云象者
彼注上下之神非天地至貴謂日月之神故上下不用璧
琮此中有璧琮者象天地若然此言象方明者直取置六
玉於六處不取玉形之義又案宗伯璧禮天琮禮地今此
璧在背在下琮在腹在上不類者以背為陽腹為陰隨尸
腹背而置之故上琮下璧也云疏璧琮者通於天地者天
地為陰陽之主人之腹背
象之故云疏之通天地也
穀圭以和難以聘女
注亦

周禮三

三

王使之瑞節穀善也其飾若粟文然難仇讎和之者若春
秋宣公及齊侯平莒及邾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其聘女
則以納幣焉釋曰難謂兩諸侯相與為怨仇王使人和
之則執以往也穀善也故執善圭和之使善也聘女亦是
和好之事故亦用善圭也知飾若粟文者以其稱穀若穀
栗然也云難仇讎者仇為怨讎為報有怨當報若調人和
仇讎之類也云若春秋宣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者時莒與
邾不和宣公四年左氏云公及齊侯平莒及邾是也云晉
侯使瑕嘉者成公元年左氏傳云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
是也其聘女則以納幣焉昏禮有六五禮用鴈納幣不用
鴈以其有束帛可執媒氏職庶民用緇帛五兩士昏禮用
三玄二纁天子加穀圭諸侯加以大璋大夫與士同故知
納幣也昏禮言納幣成也納此則昏禮成春秋
謂之納幣以春秋通異代指幣體以質之言也
琬圭以

治德以結好

注琬圭亦王使之瑞節諸侯有德王命
賜之及諸侯使大夫來聘既而為壇會

之使大夫執以命事焉大行人職曰時聘以結諸侯之好
鄭司農云琬圭無鋒芒故治德以結好 釋曰云亦王使

之端節亦上文也云諸侯有德王命賜之者解經治德也
云及諸侯使大夫來聘既而為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

焉者解經結好也此即大宗伯時聘無常期一也故引大
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以證之若時見曰會諸侯來與

之會時聘使大夫來王還使大夫往會焉先鄭 琬圭以
云琬圭無鋒芒者對下文琬圭有鋒芒者也

易行以除慝 注琬圭亦王使之端節鄭司農云琬圭有
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故以易行除慝

易惡行令為善者以此圭責讓喻告之也玄謂除慝亦於
諸侯使大夫來規既而使大夫執而命事於壇大行人職

曰殷規以除邦國之慝 釋曰玄謂除慝亦於諸侯使大
夫來規既而使大夫執而命事於壇者此即大宗伯云殷

規曰視謂一服朝之歲也故引大行人云殷規以除邦國
之慝為證也但上文治德與此經易行據諸侯自有善行

周禮二十三

四

惡行三使人就本國治易之結好與除惡皆諸侯使大夫
來聘亦王使大夫為壇命之為異也鄭知使大夫來皆為

壇者約君來時會所國為 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
壇明臣來為壇可知也

共其玉器而奉之 釋曰大祭祀兼有天地宗廟大旅
中兼有上帝四望等故鄭云四圭

裸圭凡賓客謂再裸一裸之等亦 注 玉器謂四圭裸圭之
云奉之者送向所行禮之處也 屬 釋曰鄭知玉器

謂四圭裸圭者上巳釋禮神曰器經云玉器故知非瑞
是禮神者也云之屬者兼有兩圭野圭璋邸之等也 大

喪共飯玉含玉贈玉 釋曰大喪謂王喪兼有后世子注
其中以其更不見共后世子之故

也飯玉者天子飯以黍諸侯飯用粱大夫飯用稷天子之
士飯用粱諸侯之士飯用稻其飯用玉亦與米同時此即

禮記檀弓云飯用米貝不以食道鄭云食道黍米貝美是
也含王者則有數有形葬記云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

王士三貝者鄭云夏時禮以其同用貝故也周天子諸侯皆用玉亦與飯俱時行之贈玉者案既夕禮葬時棺入坎贈用玄纁束帛即天子加注飯玉碎玉以雜米也含玉柱以玉是贈先王之物也注左右顛及在口中者雜記曰含者執斝將命則是斝形而小耳贈玉蓋斝也贈有束帛六幣斝以帛釋曰鄭知飯玉碎玉以雜米者以其與米同內於口中故知碎之與米同知含玉柱左右顛及在口中者案士喪禮云主人飯米置尸三加貝左中亦如之既言左右及中明知柱左右顛及口中鄭彼注象生時齧堅以此而言士喪禮用三復以雜記差之則天子用九玉諸侯用七玉大夫用五玉若然大大已上不徒柱左右與中中央耳云雜記曰含者執斝將命則是斝形而小耳者彼是諸侯薨鄰國遣大夫來弔并含斝贈之禮諸侯用斝天子雖用玉其形無文故取諸侯之法以況之天子亦為斝形而小以其入口故知小也云贈玉蓋斝也者以既夕禮云士贈用束帛明天子亦有束帛也而小行人合六幣斝以帛故知贈既用帛明以斝配之鄭言此者恐天子與士異士用帛天子用玉嫌不用帛故言之也案玉府已云大喪共含玉此又言之者蓋玉府主作之此官主其成事而共之凡玉器出則共奉之注玉器出謂王所好賜也奉之送以往遠則送於使者釋曰云玉器出謂王所好賜也者天府云遷寶謂徙國都此不言遷直言出故知王所好賜之者也云遠則送於使者者謂王使人就國賜之則往就使者付之故云送於使者也

周禮卷三

五

儀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侯之五等之命

注五儀公侯伯

子男之儀五等謂孤以下四命二命再命一命不命也或言儀或言命互文也故書儀作我鄭司農義讀為儀釋曰云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者此五儀有三等之命命雖有同者其儀皆異若然大宗伯注云每命異儀貴賤之位

乃正是命異儀即異此則命同儀有異於義乖者但大宗伯經云九儀之命據九等之命為九儀故注每命異儀是命異儀即異經云掌諸侯之五儀即是據五等之爵為五儀是以命同儀有異此乃各有所據於義無乖也云五等謂孤以下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也鄭知義然者此經諸臣五等在諸侯之下則遂據諸侯之下臣有五等而言諸侯之下既無一命以至五命明臣有五等通不命也是以諸侯及諸臣皆據下文諸侯諸臣而充此上之數也故下文諸侯下說大國孤四命其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侯伯之卿已下如公國五命三等云或言儀或言命互文也者謂或言儀者亦有命此則諸侯之命也或言命者亦有儀此乃臣之儀也今若據爵而言則孤卿大夫士四等之儀也若據命而說則通不命為五儀

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

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

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注上公謂王之三公

有德者加命為二伯二王之後亦為上公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五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宮方五百步大行人職則有諸侯圭藉冕服建常樊纓貳車介牢禮朝位之數焉 釋曰鄭云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為二伯者案下文三公八命出封皆加一等謂若周公大公有德封於齊魯雖身在王朝使其子就國亦是出封加命為上公九命者此上公則為二伯分陝者也故大宗伯云九命作伯是也云二王之後亦為上公者案孝經緯援神契云二王之後稱公大國稱侯故知也若然宋公為殷之後稱公春秋之代杞為夏後或稱侯或稱伯或稱子者杞君無道或用夷禮故貶之而不稱公也若虞公號公非王之

三公出封亦得稱公者此殷時稱公武王滅殷虞虢無過
可退無功可進雖周之親戚仍守百里之地而稱公也自
外雖是周之同族有出封惟稱侯伯而已是以魯晉鄭衛
等皆稱侯伯鄭注巾車云王子母弟雖為侯伯畫服如上
公乘金路是也云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者若孝經諸
侯稱國大夫稱家今此文無卿大夫則國家摠據諸侯
城方者也云公之城蓋方九里云云此經國家及宮室卑
旗以下皆依命數而言既言國家宮室以九以七以五為
節以天子城方十二里而言此九七五亦當為九里七里
五里為差矣但無正文故言蓋以疑之也案書無逸傳云
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立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
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與之同非也然大國七里次國五
里小國三里之城為近可也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六國
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如是鄭自兩解不定鄭必兩解者若案
匠人營國方九里據周天子而言則公宜七里侯伯宜五
里子男宜三里為差也若據此文九命者以九為節七命

周禮三

七

者以七為節五命者以五為節又案文王有聲箋云築城
伊洫適與成方十里等小於天子大於諸侯以其雖改
制仍服亭躬未敢十二里據此二文而言則周之天子城
方十二里公宜九里侯伯宜七里子男宜五里也若周天
子十二里則匠人云九里或據異代法以其匠人有夏
法故也鄭不言異代者以其無正文不敢斥言也是以隱
公元年祭仲云都城不過百雉雉長三丈百雉五百步大
都三之一則鄭是伯爵城有千五百步為五里是公七里
侯伯五里子男三里矣此賈服杜君等義與鄭玄一解也
鄭又云鄭伯之城方七里大都三之一方七百步實過百
雉矣而云都城不過百雉舉子男小國之大都以駁京城
之大其實鄭之大都過百雉矣又是天子城十二里而言
也引大行人之職者經云國家宮室鄭已解說其云車旗
衣服禮儀不可具言故引大行人為證欲見彼具見車旗
以下之數也案大行人云上公之禮執相圭九寸繅籍九
可冕服九章建常九旒樊纓九就或車九乘介九人禮九

宰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於上公降殺以兩
子男比於侯伯又降殺以兩為差耳故鄭云數焉 王之

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

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

釋曰云王

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皆是在朝者云及其

出封皆加一等者三公八命者為九命上公六命卿為七

命侯伯四命大夫為五命子男云其國家宮室車

旗衣服禮儀亦如之者亦如上經以命數為差也注中下

大夫也出封出畿內封於八州之中加一等褒有德也大

夫為子男卿為侯伯其在朝廷則亦如命數耳王之上下

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 釋曰云四命中下大夫也者

見序官有中下大夫於此唯見四命大夫是知中下大夫

同四命也云出封出畿內封於八州之中者其王朝公卿

大夫亦有舊在畿內有采地之封是封畿內者也今乃封

於畿外在八州之中諸侯也云加一等褒有德也者王朝

公卿大夫無功可進無過可退者不得出封以知加一等

為南面之君者是褒有德也卿為侯伯大夫為子男也鄭

不言三公者雖出封加命爵仍是公不異故不言也云其

在朝廷則亦如命數耳者若先鄭出加入亦加若毛君則

周禮三

八

義

陽爵故也士下既無出封之理又極卑賤故有三命一命為陽爵無嫌也

凡諸侯之適子誓

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

皮帛繼子男

注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為之嗣樹子不易也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

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辟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焉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焉釋曰鄭以誓為命者諸侯世子皆往朝天子天子命之為世子故以誓為命也云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為之嗣樹子不易也者實是命而經云誓者謂既命以為繼嗣使為樹子不可改易義取公羊僖公三年齊桓公會于陽穀管仲命諸侯云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是也引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者以其稱朝是行國君之禮引若證經誓於天子攝其君事也云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辟者以其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經云下其君一等明依命數為降以知義然也若公之子如侯伯在侯伯下侯伯子如子男在子男下也云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者以經云下

周禮二十三

九

孫

一等子男身五命執辟明子雖得誓以下父一等自然與公侯伯子男子未誓者同執皮帛朝會可知也云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焉者此亦約曹世子射姑來朝賓之以上卿之禮而言之也若行朝禮擯介依諸侯法其饗餼饗一與卿同也此經誓與未誓皆據父在而言若父卒後得誓者皆得與諸侯序以無父得與正君同故也是以雜記云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注引春秋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又定四年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以下於召陵陳子在鄭伯上則是得誓者與諸侯序也若未誓則亦當執皮帛也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

其大夫再命其士壹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

之卿再命其大夫壹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

衣服禮儀各祗其命之數

注視小國之君者列於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

鄭司農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傳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立謂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

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

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釋曰云視小國之君者列於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知義然者案大

行人云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祗

小國之君鄭注云此以君命來聘者也孤尊既聘享更自以其贄見執束帛而已豹皮表之為飾繼小國之君言次

之也其他謂貳車及介牢禮賓主之問擯將幣裸酢饗食之數以此而言則以皮帛者亦是更以贄見若正聘當執

周禮三十三

十

圭璋也若然彼云繼小國之君謂執皮帛次小國君後則與此注列於卿大夫位一也此言祗小國之君注云而禮

如子男則彼其佗祗小國君并彼注貳車及介以下是也司農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傳曰列國之卿當

小國之君固周制也者案昭二十三年左傳云叔孫婁為晉所執晉人使與邾大夫坐訟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

之君固周制也寡君命介子服回在是其事也若然先鄭引魯之卿以證孤者孤亦得名卿故匠人云外有九室九

卿朝焉是并六卿與二孤為九卿亦得名卿者以其命數同也魯是侯爵非上公亦得置孤者魯為州牧立孤與公

同若然其孤則以卿為之故叔孫婁自比於孤也立謂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以下者案王制之文多據夏殷

此命卿亦是夏殷法故彼下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鄭注云不著次國之卿者

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以此言之則大國卿三命次國卿與大國下卿同再命小國卿與大夫

同一命彼注即引此周禮命卿大夫之法以證與古不同之義若然此引彼夏殷命臣法周禮諸侯卿大夫命雖古不同古不同五等諸侯國國皆有二卿得天子命者與夏殷同故引之若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者上卿則命數足矣中卿天子再命已君加一命亦為三命下卿天子一命若夏殷已君加一命二命足矣周則已君加二命為三命命是矣云下大夫五人不言命數者並不得天子命夏殷並已君加一命周則大國之大夫再命也云上士二十七人者夏殷之士不命其二十七士亦應有上九中九下九而皆云上士者亦是勉人為高行故摠以上士言之也云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者上卿天子二命已君不加中卿天子一命已君加一命下卿天子不命已君亦加二命為再命故云一卿命於其君是次國之卿皆再命也若周禮次國卿並三命亦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義與大國同也云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者案彼鄭注云此文似誤脫者類上文大國次國則此小國亦當有三卿宜云小

周禮卷三

士

禮記

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則是脫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九字矣云誤者次國云二卿命於天子不言皆此小國云二卿皆命於其君而言皆是誤故云蓋誤也若依此三卿解之則三卿之內一卿命於天子為一命二卿命於其君亦各一命亦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義與上同也若周禮小國三卿皆再命亦一卿命於天子一命已君加一命為再命二卿命於其君不得天子命並已君再命矣又周法次國五大夫亦與大國五大夫同再命小國下大夫五人各一命其士公侯伯之士同一命子男之士不命與夏殷同此文是也大司馬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者謂得天子之命者得為軍將也若然諸侯之臣有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而經云各賦其命數者謂宮室之等四命者四百步貳車四乘旗四游冕服四章三命者以三為節再命一命者亦以命數為降殺也但大夫立冕一命者一章裳上刺黻而已衣無章故得立名也則冕亦象衣無旒其士服爵弁並無章飾

是以變冕言爵弁也諸侯之大夫一命已上即有貳車士雖一命亦無貳車天子之士再命已上可有貳車也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

此一

經與下文為摠目王吉服有六大裘已下是也凶服即下文凶事與弔是也云辨其名物者衣服有名則物色有異

同注 用事祭祀視朝甸凶弔之事衣服各有所用 釋曰云用事祭祀視朝甸凶弔之事者是其事各異云衣

服各有所用者謂若祀昊天用大裘之等是也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

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

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

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

釋曰王之吉服并下三者亦是今尊其祭

周禮三

士

卷

服且言注 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先公謂后稷之後大王六矣 之前不啻至諸盞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

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衮卷龍衣也鷩禕衣也毳罽衣也玄謂書曰予欲觀古人

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績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華蟲五色之蟲績人職

曰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以章之謂是也希讀為緇或作蕭字之誤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

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

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為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

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雌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

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 釋曰云六服同冕者首

飾也

飾尊也者六服服雖不同首同用冕以首為一身之尊故少變同用冕耳丁經五服同名弁亦是首飾尊鄭不言者義可知也冕名雖同其旒數則亦有異但冕名同耳云諸公謂后稷之後大王之前不啻至諸整者但后稷雖是公不謚為王要是周之始祖感神靈而生文武之功因之而就故特尊之與先王同是以尚書武成云先王建邦啓土尊之亦謂之先王也是以鄭云后稷之後大王之前不數后稷不啻后稷子諸整大王父二者之間並為先公矣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啻立不啻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卒子慶節立卒子皇僕立卒子羌弗立卒子毀榆立卒子公非立卒子高圉立卒子亞圉立卒子公祖類立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則大王亶父也公祖類即紺亦曰諸整也大裕於大祖后稷廟中尸服衮冕王服亦衮冕也案中庸注云先公紺紺以上至后稷天保詩注先公謂后稷至諸整天作詩注云先公謂諸整至不啻經皆云先公注或言后稷或不言后稷者中庸云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

禮記卷二十三

十三

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后稷既不追王故注先公中有后稷也天保詩云禴祠烝嘗是四時常祭故注先公中有后稷天作詩是禘之祭禮在后稷廟中不嫌不及后稷故注不言后稷各有所據故注不同也云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者饗食則大行人云上公三饗三食之等是也但饗食在廟故亦服鷩冕也與諸侯射者此大射在西郊虞庠中亦服鷩冕也若燕射在寢則朝服若賓射在朝則皮弁服云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者此據地之小祀以血祭社稷為中祀埋沈已下為小祀也若天之小祀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不言者義可知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者司裘文先鄭注云大裘黑羔裘然則凡祭之皆同羔裘義具於司裘也云衮卷龍衣也者鄭注禮記云卷俗讀其通則曰衮故先鄭衮卷并言之也云鷩禕衣也者案禮記曾子問云諸侯禕冕觀禮侯氏禕冕鄭注云禕之言禕也天子大裘為上其餘為禕若然則禕衣自衮以下皆是先鄭獨以鷩為禕衣其言不足矣云羣屬衣也

者案爾雅云毛菴謂之鬪則續毛為之若今之毛布但此
毛則宗彝謂虎雖而先鄭以為鬪衣於義不可故後鄭不
從也玄謂書曰至希繡而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
觀焉者欲明舜時十二章至周無十二章之意也然古人
必為日月星辰於衣者取其明也山取其人所仰能取其
能變化華蟲取其文理作績者績畫也衣是陽陽至輕淨
畫亦輕淨故衣績也宗彝者據周之彝尊有虎彝雖彝因
於前代則虞時有雖彝虎彝可知若然宗彝是宗廟彝尊
非蟲獸之號而言宗彝者以虎雖畫於宗彝則因號虎雖
為宗彝其實是虎雖也但虎雖同在於彝故此亦并為一
章也虎取其嚴猛雖取其有智以其叩鼻長尾大兩則懸
於樹以尾塞其鼻是其智也藻水草亦取其有文象衣上
華蟲火亦取其明粉米共為一章取其潔亦取養人黼謂
白黑為刑則斧文近刃白近上黑取斷割焉黻黑與青為
形則兩已相背取臣民背惡向善亦取君臣有合離之義
去就之理也希繡者孔君以為細葛上為繡鄭君讀希為

周禮三

四

金

黼黻絜也謂刺繡為繡次但裳主陰刺亦是沈深之義故
裳刺也云華蟲五色之蟲孔君注以為華象草華蟲雖也
華亦通以其草華有五色故引績人鳥獸蛇雜四時五色
以章之為證也華蟲名鶩者以其頭似鶩以有兩翼即曰
鳥以其體有鱗似蛇則曰蛇以其有五色成章則曰雉故
鄭注考工記云蟲之毛鱗有文采者也云希讀為締或作
蕭字之誤也者本有此二文不同故云誤當從締為正也
云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者若孔君義
虞時亦以日月星畫於旌旗與周同鄭意虞時無日月星
畫於旌旗若虞時日月星畫於旌旗則衣無日月星也云
所謂三辰旌旗昭其明也者所謂桓公二年哀伯辭彼三
辰則此日月星辰旌旗者謂交龍為旂熊虎為旗不畫日
月星連引之耳引之者證周世日月星畫於旌旗之意也
云而冕服九章者據周法而言既去日月星三章明有九
章在也云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者鄭知登
龍於山者周法皆以蟲獸為章首若不登龍於山則當以

山為章首何得猶名袞龍乎明知登龍於山取其神也又知登火於宗彝者宗彝則毳也若不登火在於宗彝上則毳是六章之首不得以毳為五章之首故知登火於宗彝取其明也云九章初一日龍至凡五也此無正文並鄭以意解之以其衣是陽從奇數裳是陰從耦數云希刺粉米無畫也者衣是陽應畫今希冕三章在裳者自然刺繡但粉米不可畫之物今雖在衣亦刺之不變故得希名故鄭特言粉米也然則毳冕之粉米亦刺之也云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者以其祭服衣本是玄今玄冕一章仍以玄為名明衣上無畫一章者刺黻於裳而已是以謂玄焉云凡冕服皆玄衣纁裳者六冕皆然故云凡以該之知玄衣纁裳者見易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乾為天其色玄坤為地其色黃但土無正位託於南方火赤色赤與黃即是纁色故以纁為名也

弁服

釋曰以兵事有侵戰伐圍入滅非一故云凡云韋弁服者以韋為冕又以為服故云韋弁服

注

韋弁以韪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春秋傳曰晉卻至衣韪韋之跗注是也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

釋曰韪是

韪

韪

成十六年楚子曰韪韋之跗注君子也使工尹襄問卻至以弓若賈服等說跗謂足跗注屬也袴而屬於跗若據鄭雜問志則以跗為幅注亦為屬以韪韋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為衣而素裳既與諸家不同又與此注裳亦用韪韋有同者異者鄭君兩解此注與賈服同裳亦用韪韋至彼雜問志裳用素者從白冕之義若然案聘禮云卿韋弁歸饗餼注云韋弁韪韋之弁蓋韪布為衣而素裳與此又不同者彼非兵事入廟不可純如兵服故疑用韪布為衣也言素裳者亦從白履為正也以其履從裳色天子諸侯白冕大夫士白履皆施於皮弁故也云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者鄭取韪為赤色韋猶以為疑故舉漢事以為况言伍伯者伍行也伯長也謂宿衛者之行長見服纁赤之衣是古兵服赤色遺象至漢時是其兵服赤之驗

也 賦朝則皮弁服 注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皮弁之服

諸侯朝覲於廟則衮冕 釋曰天子三朝外朝二內朝一

二皆用皮弁故經摠云賦朝則皮弁服也知皮弁之服十

五弁白布衣積素以為裳者案禮記雜記云朝服十五弁

士冠禮云皮弁素積故知義然也云王受諸侯朝覲於廟

則衮冕者案覲禮云天子衮冕負黼屨節服氏云祭祀朝

覲衮冕六人華王之常云云服衮冕者從王服故知朝

覲在廟王服衮冕若然春夏受積在朝則是賦朝皮弁

弁服也其受享於廟與覲同衮冕故於廟連言朝也 凡甸

冠弁服 注甸田獵也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

為裳諸侯以為視朝之服詩國風曰緇衣之宜

今謂王服此以田王卒食而居則立端 釋曰言凡者田

獵非一故以凡廣之不言事者朝是朝日比於田獵為數

故凡事皆不言也云冠弁委貌者士冠禮及郊特牲皆云

委貌周道鄭注士冠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王容貌故云

委貌若以色言則曰立冠也云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為

裳者士冠禮云王人立冠朝服緇帶素鞞注云衣不言色

者衣與冠同裳又與鞞同色是其朝服緇布衣亦如皮弁

周禮三

十六

也

注云屬飾謂戎服尚威武也以此觀之習五戎司徒誓之不戎服著冠弁可知是以襄十四年夏四月左傳云衛獻

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冠則皮弁韋弁同但色異耳故以韋弁為皮弁是其正田

用韋 凡凶事服弁服

注服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釋曰服弁於上下文不類者以是

喪服故變其文也天子諸侯絕傍期正統之期猶不降故兼云齊衰其正服大功亦似不降也大功章曰適婦注云

適子之婦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既無所指斥明關之天子諸侯也又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大子嫡婦既

言君所主服不降也如是則為適孫之婦又當小功今注止云斬衰齊衰者以其正服齊衰是不降之首然則王為

適子斬衰其為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則皆齊衰不杖章云適孫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

適孫孫婦亦如之玄謂凡父於將為後者非長子皆期然則王禮亦適子死有適孫適孫死有適曾孫向下皆然也

周禮二十三

十七

孫中

又案喪服傳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天子之義亦當然若虞舜之與漢高皆庶

人起為天子蓋亦不臣諸父昆弟而有服也 凡弔事弁經服釋曰弔事言凡

一故亦云凡以廣之也弁經注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其服則錫衰總衰之等也 注經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

弔經大如總之經其服錫衰總衰疑衰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為弔服喪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變其

冠耳喪服舊說以為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此近庶人弔服而衣猶非也士當事弁經疑衰變其裳以素耳國君於

其臣弁經他國之臣則皮弁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弁經故書弁作紒鄭司農紒讀為弁弁而加環經環經即弁經

服 釋曰云弁經者如爵弁而素者爵弁之形以木為體廣八寸長尺六寸以三十弁布漆為爵頭色亦多黑少今

為弁經之弁其體亦然但不同爵色之布而用素為之故云如爵弁而素云加環經者凡五服之經皆兩股絞之今

言環經即與絞經有異矣謂以麻為體又以一股麻為體
糾而橫纏之如環然故謂之環經加於素弁之上故言加
環經也云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者彼謂小斂之後主
人已改服客則不用玄冠羔裘朝服以弔之引之者證凡
弔服及弁經皆施之於小斂已後也云經大如總之經者
弔服環經大小無文但五服之經總經最弔服之經亦
不過之是以約同總經故云經大如總之經也云其服錫
衰總衰疑衰者此文弔事之經下文陳三等弔服錫衰以
下明上下相成故據下文而說也云諸侯及卿大夫亦以
錫衰為弔服知者案服問云君為卿大夫錫衰當事則弁
經大夫相為亦然故知之也云喪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
弁錫衰則變其冠耳者不言君而言諸侯則是弔異國之
臣法不著弁經而云皮弁故云變其冠耳云喪服舊說以
為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此近庶人弔服而衣猶非也者
此引舊說而破之庶人弔服首服素冠而素裳其衣裳當
疑衰故喪服鄭注云士疑衰素裳冠則皮弁之經庶人不

周禮

卷十八

卷十八

爵弁則其弔冠素委貌也若然士與庶人服同冠弁則異
也云國君於其臣弁經者服問云當事則弁經是也云作
國之臣則皮弁者喪服小紀文是也云大夫士有朋友之
恩亦弁經者喪服記云朋友麻故知大夫於士士自相於
有朋友之恩者服麻也大夫相於不假朋友恩以其服問
卿大夫相為亦錫衰弁經不言朋友也凡弔服天子之服
於此上下文具矣其諸侯弔服亦應三衰俱有知者以天
子自大裘以下至素服上公自裘冕以下如王之服侯伯
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皆
相如明諸侯三衰皆有但所用據文唯有服問云為卿大
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其用總衰疑衰則文
王世子注同姓之士總衰異姓之士疑衰以其卿大夫已
用錫衰故以二衰施於同姓異姓之士也案士喪禮注云
君弔必錫衰者蓋士有朋友之恩者加之與大夫同用錫
衰耳大夫相於必用錫衰者以大夫雖以降服仍有小功
降三總麻則不得以總衰為弔總衰既不弔明疑衰亦不

可為故以錫衰為弔服也士之弔服不用錫衰者避大夫
疑衰不用疑裳者鄭注喪服云避諸侯也凡弔服皆既葬
除之其大夫妻亦與大夫同故喪服云大夫弔於命婦錫
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注云弔於命婦命婦死也是也
服問云為其妻出則凡喪為天王斬衰為王后齊衰
不弔與大夫小異耳

注王后小君也諸侯為之不杖期 釋曰云凡喪者諸侯
諸臣皆為天王斬衰王后齊衰故云凡以廣之鄭云王后
小君也者解經臣為王后著齊衰之意鄭又云諸臣為之
不杖期者察喪服不杖章云為君之母妻傳曰何以期也
從服也但諸臣亦為王斬衰為后期鄭特言諸侯者以喪
服斬衰章云臣為君諸侯為天子及至不杖章直云為君
之母妻不別見諸侯為后之文故鄭解之本不見諸侯為
后者以其諸侯為后與臣為之同故不別見也六卿大夫
適子為君夫人亦與諸臣同士之子賤無服當從庶人禮
服問云諸侯之世子不為天子服注云遠嫌也與畿外之

周禮注

九

陳

民同服服問又云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子如士服注
大夫不世子不嫌也士為國君斬小君期大子君服斬臣
從服期天子卿大夫適子 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
亦當然故云如士服也

侯總衰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 釋曰天

故三公與六卿同錫衰諸侯五等同總衰大夫與士同疑
衰不見三孤者與六卿同又不辨同姓異姓亦以臣故也

云首服皆弁經者 注 君為臣服弔服也鄭司農云錫麻
三衰同皆弁經 之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

布無事其縷總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疑
衰十四升衰立謂無事其縷衰在內無事其布哀在外疑

之言擬也擬於吉 釋曰君為臣服弔服也者欲見臣為
君斬君為臣無服直弔服既葬除之而已鄭司農解錫衰

總衰者喪服傳文其總衰疑衰無文先鄭當更有所見
後鄭皆從但增成其義耳鄭注喪服破弁皆為登布八

十縷為登登成也今二十五升則千二百縷去其半則云
百縷也云有事其縷及有事其布者皆謂以水濯治去其
垢者也立謂疑之言擬也擬於吉者以其吉服十五升今
衰下四升少一升而已故云擬於吉者也凡帛皆不見
婦人帛服者以婦與夫同故喪服云大夫帛於命婦錫衰
命婦帛於大夫錫衰是婦與夫同其首服即鄭注喪服云
凡婦人帛服言筭
大札大荒大裁素服注大札疫病
無首素總是也
也大裁水火為害君臣素服編冠若晉伯宗哭梁山之崩
釋曰知大札疫病者以春秋傳有夫昏札瘥之文故知札
為疫病也云大荒饑饉也者爾雅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
饉即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是也云大裁水火為害者謂
若春秋宋災謂有水災也害又孔子世家云哀三年孔子
云相僖災又公羊云雉四災之類皆火災也云君臣素服
編冠若晉伯宗哭梁山之崩者事在成五年引之者證服
此素服首以編冠之意也然梁山崩非大札大荒大裁引

周禮三

十

黃瑞

為證者欲見山崩與大札大荒服同是以大司樂云凡日
月食四鎮五嶽崩令去下下文云大札大凶大裁令弛縣
弛縣與去樂互相明則去樂是同梁山崩又是四鎮五嶽
之類則大札大荒素服冠與哭梁山崩同可知若然此
言素服案玉藻云年不歲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義與此合彼又云年不歲成大夫不得造車馬君衣布搢
本義與此違者彼衣布謂
常服謂禱祈義與此同也

周禮疏卷第三

周禮疏卷第二十四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彦等撰

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端

釋曰陳天子吉凶之服說自此已下

周禮二十四

陳諸侯及其臣之服貴賤不同之事也但上具列天子之服此文以上公自衮冕以下差次如之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也大夫云凶服加以大功小功者天子諸侯自旁期已下皆絕而不為服大夫加以大功小功謂本服大功小功者其降一等小功降仍有服總者其本服之總則降而無服云士之服自皮弁而下者士之助祭服爵弁不言爵弁者以其爵弁之服惟有承天變時及天子哭諸侯乃服之所服非常故列天子吉服不言之今以次轉相如不得輒於士上加爵弁故以皮弁為首但皮弁亦是士助祭視朝之服也云其凶服亦如之者亦如大夫有大功小功但士無降服則亦有總服故鄭增之也其齊服有玄端者則士冠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特牲士之享祭之服也素端者即上素服注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為札荒祈請之服也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已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大夫爵弁自祭

家廟唯孤爾其餘皆立冠與士同立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立端諸侯之自相朝聘皆皮弁服此天子曰視朝之服喪服天子諸侯齊斬而已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士亦知之又加緦焉士齊有素端者亦為札荒有所禱請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鄭司農云衣有襍者為端立謂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袂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袂尺八寸釋曰云自公衾冕至卿大夫之立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者此上公衾已下既非自相朝聘之服又非己之祭服案曾子問云諸侯禫冕出視朝鄭云為將廟受謂朝天子時也春夏受享於廟秋冬一受之於廟是受享受言皆在廟是受朝之事及助祭在廟理當禫冕也若卿大夫聘天子受牛在廟及助祭亦由冕服可知故鄭君臣朝聘並言也云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立冕而祭於已知之者案玉藻云諸侯立端而祭注云端當為冕是諸侯立冕自祭於已也案玉藻云

禮記卷之四

一

禮記

諸侯祭宗廟之服惟魯與天子同此注云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立冕祭於已彼不言二王後此不言魯者彼此各舉一邊而言其實相兼乃具也魯雖得與天子同惟在周公文王廟中得用衾冕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云天子之禮是也若餘廟亦立冕或可依公羊傳云白牡周公牲駢牝魯公牲羣公不毛魯公既與羣公別牲而用駢牝則其服宜用鷩冕可也其二王後惟祭云命主得用來冕其餘廟亦得用來冕也云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大夫爵弁自祭家廟惟孤爾其餘皆立冠與士同者鄭引雜記者上已說諸侯祭於已說更明孤已下自祭不得由上服之意也云其餘皆立冠與士同者諸侯除孤用爵弁之外卿大夫等皆用立冠與士同故少牢是上大夫祭用立冠朝服特祭是士禮用立冠立端是其餘皆立冠與士同也云天子大夫四命與諸侯之孤同亦以爵弁自祭天子之士與諸侯上大夫同用朝服也云立冠自祭其廟者

其服朝服玄端者朝服據少牢大夫禮玄端據特性士禮而言也云諸侯之自相朝聘皆皮弁服者欲見此經上服惟施於入天子廟不得入諸侯廟之意必知諸侯自相朝聘用皮弁者見聘禮主君及賓皆皮弁諸侯相朝其服雖無文聘禮主君待聘者皮弁明待諸侯朝亦皮弁可知且曾子問云諸侯朝天子冕而出視朝為將廟受及彼下文諸侯相朝云朝服而出視朝鄭云為事故據此上下而言明自相朝不得與天子同即用皮弁可知也云此天子曰祝朝之服者此解皮弁非諸侯常服之物惟於朝聘乃服之意也云喪服天子諸侯齊斬而已者欲見大夫言大功小功天子諸侯不言之意也天子諸侯絕旁期此云齊者據為后夫人而言若然天子於適孫承重亦期周之道有適子無適孫若無適子自然立適孫若無適孫立適曾孫亦期及至適玄孫皆然也既為適孫有服而適子之婦大功若於適孫已下之婦承重者皆小功矣今特言齊者舉后夫人重者而言云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者是據正服

周禮十四

三

陳高

大功小功若總則降而無服故不言云士亦如之又加總焉者士不降服明知更加總也云士齊有素端者亦為札荒有所禱請者然上文已云素服士既轉相如已有素服矣今於經別云玄端素端為士設文者以其大夫已上侈袂同惟士不得侈袂以端為之故經別見端文也若然士之素端言齊者見禱請也則上文素服亦是齊服禱請可知也云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者鄭解士別見文素意也鄭司農云衣有禱裳者為端者此端據正幅不據禱裳故後鄭不從也玄謂端者取其正也者端正也故以正幅解之也云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者云衣袂二尺二寸喪服記文故彼云衣二尺有二寸注云此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是玄端之身長二尺二寸今兩邊袂亦各屬一幅幅長二尺二寸上下亦廣二尺二寸故云屬幅廣袤等袤則長也言皆者皆玄端素端二者同也云其袂尺二寸者據玉藻深衣之袂尺二寸而言也云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

尺三寸祛尺八寸者此亦無正文案禮記雜記云凡并經服其裳侈袂少牢主婦衣綃衣亦云侈袂侈大也鄭以侈為大即以意為半而益一以解之也孔子大袂單衣亦如此也凡天子冕服有章者舊說天子九章據大章而言其章別小章章依命數則皆十二為節上公亦九章與天子同無外龍有降龍其小章章別皆九而已自餘鷩毳毼冕以下皆然必知有小章者若無小章絺冕三章則孤有四命六命卿大夫立冕一章卿大夫中則有三命二命一命天子之卿六命大夫四命明 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 注奉猶送也送之於王所 釋曰云大祭祀則中兼有次小祭祀以其皆是王親祭故舉大而言賓客言大者據諸侯來朝也王者不敢遺小國之臣則其臣來聘亦有接待之法亦略舉大而言皆當奉衣服而送之於王王服 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以祭祀及接賓客也

服奠衣服 服奠衣服皆掌其陳序 釋曰云大喪王喪其中兼小喪也復衣服謂始死招魂復魄之服案雜記云復者升屋西上則皆依命數天子則十二人諸侯九人七人五人大夫士亦依命數人執一領天子衮冕已下上公亦皆用助祭之上服云斂衣服者小斂皆十九稱大斂則士三十稱大斂五十稱諸侯皆百稱天子蓋百二十稱 注奠衣服今坐上魂衣也故書奠為稱天子蓋百二十稱 注 淫鄭司農云淫讀為廩廩陳也立請盛衣服所藏於樽中 釋曰云奠衣服今坐上魂衣也者案下守祧職云遺衣服藏焉鄭云大斂之餘也至祭祀之時則出而陳於坐上則此奠衣服者也云立謂廩衣服所藏於樽中者此則明器之衣服亦沽而小者也

典祀掌外祀之兆 守皆有域掌其禁令 釋曰云外祀謂所祀於郊者域兆者

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者謂遮注外祀謂所祀於郊者域兆者

之塋域釋曰云所祀於四郊者域非表之塋域者此即小宗伯所云非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非山川丘陵已下皆是典祀掌之也言非域據壇外為溝渠為表塋域者也若以時祭祀則帥

其屬而脩除徵役于司隸而役之釋曰云以時祭祀者謂天地山川祭祀皆注屬其屬胥徒也脩除芟埽之徵召也役之作有時也使之釋曰鄭知其屬是胥徒者以其典祀身是下士其下惟有胥徒故知也不言府史者府史非役者也徵召也以其司隸衆隸主供役使故云作使之也

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注鄭司農云蹕列禁人不得令入釋曰其屬還是胥徒厲是蹕列蹕是止行人故云蹕列禁人不得令入也

守桃掌守先王先公之廟桃其遺衣服藏焉注廟

禮記卷五

周禮卷四

五

王

謂大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桃先公之遷主藏于右穆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遺衣服大斂之餘也故書桃作濯鄭司農濯讀為桃此王者之宮而有先公謂大王以前為諸侯釋曰云廟謂大祖之廟及三昭三穆者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又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有二桃享嘗乃止據周而言是知廟桃中有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也云遷主所藏曰桃者以祭法云遠廟為桃去桃為壇既言去桃為壇遷主先入桃乃至壇耳故知桃是遷主所藏云先公之遷主藏于右穆之廟者先公謂諸蓋已前不追謚為王者先公之主不可下入子孫廟故知向上入右穆廟案聘禮云不腆先君之桃既拚以俟諸侯無二桃先祖之主皆藏於大祖廟故名桃若然右穆廟藏先公不名桃者以有太祖廟名又文武已名桃故右穆不名桃也若然大王王季之主不可入文武桃亦當藏於右穆廟也云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

廟者當周公制禮之時文武本親廟四之內未毀不得為
祧然文武雖未為祧已立其廟至後子孫文武應遷而不
遷乃為祧也其立廟之法后稷廟在中央常昭者處東當
穆者處西皆別為官院者也案孔君玉肅之義二祧乃是
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親廟四皆次第而遷文武為祖宗
不毀矣鄭不然者以其守祧有奄八人守七廟并姜嫄廟
則足矣若益二祧則十廟矣奄八人何以配之明其義非
也云遺衣服大斂之餘也者案士喪禮云小斂十九稱不
必盡服則小斂亦有餘衣必知據大斂之餘者小斂之餘
至大斂更用之大斂餘乃留之故知此遺衣服無小斂餘
也先鄭云此王者之宮而有先公謂大王以前為諸侯者
謂不窋已後諸蓋已前為諸侯者后稷雖不蓋為王以其
為始祖故祫祭在焉從先王例也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

尸注

當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釋曰尸服卒者之上服士
虞記文鄭引之者欲見天子已下凡尸皆服死者大斂之

月札二十四

六

徐

遺衣其不服者以為奠衣服者以鄭云象生也既言卒者
上服則先王之尸服袞冕先公之尸服鷩冕也若然士爵
弁以助祭祭宗廟服玄端而士虞特牲尸不服爵弁者爵
弁是助祭諸侯廟中乃服之士尸還在士廟故尸還服玄
端為上服也曾子問云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任
云弁冕者君之先祖或有為大夫士者則是先君之先祖
為士尸服卒者上服不服玄端而服爵弁者爵弁本以助
祭在君廟君先祖雖為士今為尸還在君廟中故服爵弁
不服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

在廟祭此廟也祧祭遷主有司宗伯也脩除黝堊立言之
有司恒主脩除守祧恒主黝堊鄭司農云黝讀為幽幽黑
也堊白也爾雅曰地謂之黝牆謂之堊釋曰云廟祭此
廟也者凡廟舊皆脩除黝堊祭更脩除黝堊示新之敬也
今將祭而云脩除知祭此廟也云祧祭遷主者以遷主藏
於祧故也案上司尊彝有追享鄭云追祭遷廟之主謂特

祈則此祭遷主之謂也云有司宗伯也者以其宗伯主立
國化又泐滌濯脩除亦是絜靜之事故知有司是宗伯為
之云脩除黜聖互言之者鄭以二者廟祧並有而經廟直
言脩除直言黜聖故互而通之明皆有也以鄭云有司恒
至脩除祧亦脩除之守祧恒主黜聖廟亦黜聖之先鄭讀
黜為幽幽是北方北方其色黑故見地謂之幽取黑義也
知聖是白者以其聖與幽黑白相對故知聖
是白即掌屨之白蓋之屨故引兩證之
既祭則藏

其隋與其服
注鄭司農云隋謂神前所沃灌器名
立謂隋尸所祭肺膏黍稷之屬藏之

以依神 釋曰案特牲少牢及曾子問皆有隋祭之事今
先鄭以隋為神前沃灌器故後鄭不從也立謂隋尸所祭
肺膏黍稷之屬者案特牲禮祝命授祭尸取菹換于醢祭
于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注云肺祭判肺是
其隋者彼不言膏以誤所以誤有膏者特牲禮云佐食舉
肺膏以授尸尸受振祭臍之是以於此誤有膏但彼是尸
食而舉者故有膏此隋祭不合有也云藏之
以依神者此義與祭地埋之同故云依神也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
注女宮刑女
給宮中事者

宿戒當給事豫告之齊戒也比次也具所濯概及塗盛之
纍鄭司農比讀為庄庄具也 釋曰此世婦是宮卿之官
也言女宮刑女給宮中之事者古者從坐男女没入縣官
男子為奴隸女子入官給使役故云刑女也云宿戒當給
事豫告之齊戒也者此亦祭前十日戒之使齊祭前三日
又宿之故宿戒並言知比具所濯概及塗盛之纍者濯概
塗盛皆婦人之事二十七世婦職云帥女宮而濯概為齊
盛儀禮特牲云主婦視饔饘饗饗亦女宮之事故知也先
鄭云庄庄具也者先鄭周
詔王后之禮事
注薦徹之節
釋曰知此詔
禮內有比皆為庄具釋之

王后之禮事是薦徹之節者見外宗云佐
帥六宮之人
一后薦徹故知詔告是薦徹邊豆之節

其齋盛盛

注帥世婦女御 釋曰知帥六宮之人是世

盛女御職云凡祭祀贊世婦女御之事也相外內宗之

禮事

注同姓異姓之女有爵以解外內宗者序官云內宗凡內

女之有爵者是同姓之女有爵又云外宗凡外女之有爵

者是異姓之女有爵故知之也知相是佐后者外宗云佐

之饗食亦如之

釋曰賓客饗食王后亦有助王禮賓

替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為賓客者裸之禮

亞王而禮賓獻謂王饗燕亞王獻賓也瑤爵所以亞王酬

賓也是其饗有后事也彼不言食食之注比帥詔指其事

禮亦當有后助王之事故此言之也注同 釋曰此摠

說上文四經所云比帥詔相言雖大喪比外內命婦

不同其事則同故云亦如之耳

之朝莫哭不斂者而苛罰之

注苛謹也 釋曰大喪 謂王喪王喪則殯後有

朝夕哭事外命婦朝庭卿大夫士之妻內命婦九嬪凡王

已下以尊卑為位而哭而有不斂者則呵責罰之

后有機事於婦人則詔相

注鄭司農云謂爵婦人 立謂拜拜謝之也喪大 記曰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 釋曰先鄭云謂爵 婦人者此經自以為一義不達上大喪之事言爵婦人 者天子命其臣后亦命其婦是爵命婦人也言王后有 拜事於婦人謂受爵命之時有拜謝王后也後鄭不從 者上言大喪下言后之拜事則所拜者為大喪而拜故 引喪大記為證但喪大記所云者是諸侯之喪主人拜 寄公於門西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其寄公或主 人體敵故也明知天子之喪世子亦拜二王後於堂下

后亦拜二王後夫人於堂上可知是以僖公二十四年左氏傳云宋公過鄭鄭伯問禮於皇武子武子對曰宋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謂王喪二王後來奔嗣三拜之明二王後夫人來弔后有拜法若然二王後夫人得有赴王喪者或夫人家在畿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內來歸寧值王喪則弔赴也

世婦掌之注主通之使相共授 釋曰王后六宮之內有御索之事須通達於外官者世婦宮卿主

通之使相共給付授之也**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釋曰婦人

無外事惟有宗廟祭祀薦加豆**注**加爵之豆邊故書為邊

薦杜子春云當為豆邊 釋曰鄭知加豆邊是加爵之豆

邊者以其食後稱加特牲少牢食後三獻為正獻其後皆

有加爵今天子禮以尸既食后亞獻尸為加此時薦之

故云加爵之豆邊即醢人邊人加豆加邊之實是也**及**

以樂徹則佐傳豆邊注佐傳佐外宗 釋曰鄭知佐

豆邊故云佐外宗也但豆邊后於神前徹之傳與

外宗外宗傳與內宗內宗傳與外者故知佐傳也**賓客**

之饗食亦如之釋曰饗食賓客俱在廟饗食訖徹器與

祭祀同亦后徹外內宗佐傳故云亦如

之王后有事則從釋曰內宗於后有事皆從故於此摠結之也**大喪序哭**

者 注次序外內宗及命婦哭王 釋曰知次序外內宗者見外宗云大喪則敘外內朝莫哭者故知所次序有外

內宗也知有命婦者上世婦職已云大喪比**哭諸侯亦**

外內命婦之朝莫哭者故序哭中有命婦也**如之**釋曰此諸侯來朝薨於王國王為之總衰者也若

檀弓云以爵弁純衣哭諸侯彼謂薨於本國王**如之**釋曰此諸侯來朝薨於王國王為之總衰者也若

哭之則婦人不哭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注

婦人無外事故也

后弔臨諸侯而已是以言掌卿大夫云 釋曰云王后弔臨諸侯而已是以言掌卿大夫云者諸侯為賓王后弔臨之卿大夫已臣輕故王后不弔故遣內宗掌弔臨之事明為后掌之若然天官世婦云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者彼為王故彼注云王使往弔也此后不弔臨大夫之喪案喪大記諸侯夫人弔臨卿大夫者諸侯臣少故也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 祗豆 薦豆 薦豆

以樂徹亦如之 注視視其實 釋曰云佐王后薦玉豆者凡王之豆 薦皆玉飾之餘文豆 薦不

云玉者文略皆有玉可知若然直云薦豆不云 薦者以豆云玉略 薦不言義可知也云祗豆 薦者謂在堂東未設之時

祗其實也云及以樂徹亦如之 王后以樂羞 齎則

贊 注贊猶佐也 釋曰羞進也齎黍稷也后進黍稷之時依樂以進之言則贊者亦佐后進之案九嬪職云

周禮十四

十

凡祭祀贊玉 齎贊后薦徹豆 薦則薦徹俱言玉 齎玉數盛黍稷言贊不言徹則后薦而不徹也其徹諸官為之故楚

茨詩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 黍稷宰徹之若然豆 薦與齎此官已贊九嬪又贊者以 薦豆及黍稷器多故諸官共贊

凡王后之獻亦如之 注獻獻酒於尸 釋曰云獻獻酒於尸者則朝餞饋獻及醕尸以食

後醕尸亦是獻獻中可 王后不與則贊宗伯 注后有以兼之亦贊可知也 故不與

祭宗伯攝其事 釋曰案宗伯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徹豆 薦若然宗伯非直攝其裸獻而已於后有事

豆 薦及簋 簋 小祭祀掌 事賓客之事亦如之 注小

謂在宮中 釋曰知小祭祀謂在宮中者以其后無外事故知謂宮中 宮中小祭祀則祭法王立七祀七祀之中行

中雷司命大厲是外神 后不與惟有門戶竈而已案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注云小祭祀王立冕所祭者彼兼外

徒云小祭祀奉牛牲注云小祭祀王立冕所祭者彼兼外

后吊臨諸侯而已是以言掌卿大夫云 釋曰云王后吊臨諸侯而已是以言掌卿大夫云者諸侯為賓王后吊臨之卿大夫已臣輕故王后不吊故遣內宗掌弔臨之事明為后掌之若然天官出婦云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者彼為王故彼注云王使往弔也此不吊臨大夫之喪案喪大記諸侯夫人弔臨卿大夫者諸侯臣少故也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 眡豆籩及

以樂徹亦如之

注視視其實 釋曰云佐王后薦玉豆者凡王之豆籩皆玉飾之餘文豆籩不

云玉者文略皆有玉可知若然直云薦豆不云籩者以豆云玉略籩不言義可知也云眡豆籩者謂在堂東未設之時眡其實也云及以樂徹亦如之者亦佐后也猶仍有內宗佐傳也 王后以樂羞齋則

贊

注贊猶佐也 釋曰羞進也齋黍稷也后進黍稷之時依樂以進之言則贊者亦佐后進之案九嬪職云

周禮五

十

禮

凡祭祀贊玉盥贊后薦徹豆籩則薦徹俱言玉盥玉敦盛黍稷言贊不言徹則后薦而不徹也其徹諸官為之故楚茨詩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黍稷宰徹之若然豆籩與齋此官已贊九嬪又贊者以籩豆及黍稷器多故諸官共贊

凡王后之獻亦如之

注獻獻酒於尸 釋曰云獻獻酒於尸者則朝餞饋獻及酌尸以食

後酌尸亦是獻獻中可

王后不與則贊宗伯

注后有以兼之亦贊可知也 故不與

祭宗伯攝其事

釋曰案宗伯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徹豆籩若然宗伯非直攝其裸獻而已於后有事

豆籩及簠簋

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

注小

謂在宮中

釋曰知小祭祀謂在宮中者以其后無外事故知謂宮中宮中小祭祀則祭法王立七祀七祀之中行

中雷司命大厲是外神后不與惟有門戶竈而已案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注云小祭祀王立冕所祭者彼兼外

如故以玄冕該之也云賓客之事亦如之者饗食亦掌事如小祭祀也 **大喪則敘外內朝**

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注內內外宗及外命婦 釋曰經直云外內鄭云內外宗

及外命婦則內中以兼外宗外中不兼內命婦也經不云內外宗內外命婦者意欲見內是內宗舉內以見外其外

中則不得舉外以見內以其內命婦九嬪敘之也故九嬪職云大喪帥敘哭者注云后哭衆乃哭是內命婦九嬪敘

之故鄭亦不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 書內命婦也

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 注公君也圖謂畫其地形及丘

龍所處而藏之先王造塋者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釋曰訓公為君者言公則諸侯之通稱言君則上通天子

此既王之墓域故訓為君也云圖謂畫其地形及丘壟所處而藏之者謂未有死者之時先畫其地之形勢豫國出

六甲子小五子九之 周禮二十五 十一 朱

其丘壟之處丘壟之言即下文丘封是也既為之圖明藏掌後須葬者依圖置之也云先王造塋者但王者之都有

遷徙之法若文王居豐武王居鎬平王居於洛邑所都而葬即是造塋者也若文王在豐葬於畢子孫皆就而葬之

即以文王居中文王第當穆則武王為昭居左成王為穆居右康王為昭居左昭王為穆居右已下皆然至平王東

遷死葬即又是造塋者子孫據昭穆夾處東西皆然兄死弟及俱為君則以兄弟為昭穆以其弟已為臣臣子一列

則如父子故別昭穆也必知義然者案文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大廟躋僖公謂以惠公當昭隱公為穆桓公為昭莊

公為穆閔公為昭僖公為穆今升僖公於閔公之上為昭閔公為穆故云逆祀也知不以足弟同昭位升僖公於閔

公之上為逆祀者案定公八年經云從祀先公傳曰順祀先公而祈焉若本同倫以僖公升於閔公之上則以後諸

公昭穆不亂何因至定八年始云順祀 丁明下以僖閔昭穆別故於後皆亂也若然兄弟相事後 爭兄 君則昭穆

易可知但置塋以昭
穆夾處與置廟同也
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

士居後各以其族
釋曰言凡者以其非一故升卿大夫以凡之此因上而言以其王之

子孫皆適為天子庶為諸侯卿大夫士若出封畿外為諸侯卿大夫士者因彼國葬而為造塋之主今言諸侯卿大夫士者謂上文先王子孫為畿內諸侯王朝卿大夫士死者則居先王前後之左右言居左右者若父為先王是昭則子為穆居右若父是穆則子為昭居左為卿大夫居後亦然但昭穆不定故左右俱言謂一父之前後左右並有也云各以其族者謂次第假令同昭穆兄當近王墓弟則遠王墓為次第諸侯言左右卿大夫士下云各以其族互相通注

子孫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與其前後而亦併昭也釋曰言子孫者據造塋者所生為子已後左右王之所生累世皆是孫言以尊卑處其前後者每謂諸侯畢謂卿大夫士云亦併昭穆者謂兄弟同倫當昭自與

昭併當穆自與穆併不謂昭穆併有也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

注戰敗無外以罰之釋曰曲禮云死寇曰兵注云當饗祿其後即下文云凡有功者居前是也此是戰敗故投之塋外罰之也

凡有功者居前
注居王墓之前處昭穆之中央釋曰云居前則不問為諸侯與卿大夫士但是有功則得居王墓之前以表顯之也此則曲禮云死寇曰兵兼餘功若司勳王功事功國功之等皆是也言處昭穆之中央者上云諸侯居左右已前即是昭居左穆居右今云昭穆之中央謂正當王冢前由其有功故特居中顯

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
釋曰此已下皆有而云爵等為丘封之度則天子亦是注別尊卑爵號也雖云度與樹數天子已下無差次之文

注別尊卑曰立諸臣曰封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釋曰云別尊卑尊者丘高而樹多卑者封下

釋曰云別尊卑尊者丘高而樹多卑者封下

釋曰云別尊卑尊者丘高而樹多卑者封下

釋曰云別尊卑尊者丘高而樹多卑者封下

釋曰云別尊卑尊者丘高而樹多卑者封下

釋曰云別尊卑尊者丘高而樹多卑者封下

釋曰云別尊卑尊者丘高而樹多卑者封下

釋曰云別尊卑尊者丘高而樹多卑者封下

而樹少故云別尊卑也鄭知王公曰在諸臣曰封者此無正文爾雅云土之高者曰丘高丘曰阜是自然之物故屬之王公也喪土曰封人所造故屬之諸臣若然則公中可兼五等也鄭引漢律者周禮立封高下樹木之數無文以漢法說之也若然案春秋緯云天子墳高三尺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藥草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鄭不引之者以春秋緯或說異代多與周禮乖故不引或鄭所不見也王制云庶人不封不樹而春秋緯云庶人樹以楊柳者以庶人禮所不制故樹楊柳也

大喪既有日請度甫
釋曰大喪謂至喪有日謂葬日天子七月而葬葬用下旬云請度甫窆者謂冢

之請於冢宰量度始穿地之處也言遂為尸者因甫始事曰遂初請量度至葬訖祭墓故冢人遂為尸也注甫始

量度所始窆之處地為尸者成葬為祭墓地之尸也鄭司農云既有日既有葬日也始窆時祭以告后土冢人為之

尸釋曰先鄭以遂為之尸據始穿時祭墓地冢人為之

上後鄭據始穿時無祭事至葬訖成墓乃始祭墓故冢人為尸不從先鄭者見小宗伯云卜葬兆甫窆哭之又云既

葬詔相喪祭之禮喪祭謂虞祔下乃云成葬而祭墓為位據彼文則初穿地時無祭墓地之事葬訖乃有祭墓地即

此遂為之尸一也故後鄭不從先鄭若然引之在下者小宗伯雖無初祭墓地之事及窆以度為丘隧共喪之

亦得通一義故引之在下

窆以度為
釋曰上經已甫窆祭墓訖此經復云及窆以度為

之度廣狹也注遂美道也度丘與美道廣袤所至空器下短故文重耳注棺豐碑之屬喪大記曰凡封用綽去碑負

棺君封以衡大夫以威釋曰以突僖二十五年左傳云晉文公請隧不許王曰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則天子有隧諸侯已下有美道隧與美異者隧道則上有負土謂若鄭

注公與母掘地隧而相見者也美道上無負土若然隧與

羨別而鄭云隧羨道者對則異散則通故鄭舉羨為沉也
云下棺豐碑之屬者此案檀弓公肩假云公室視豐碑三
家視相楹鄭注云豐大也天子斷大木為碑形如石碑前
後重鹿盧是大碑之事言之屬者仍有六綽之等故引
大記也凡封者封即空謂下棺云執紼去碑負引者謂天
子千人分執六紼諸侯五百人分執四紼其棺當於壙上
執紼者皆負紼皆碑以鼓為節而下之云君封以衡大夫
以咸者衡橫也謂以木橫之於棺傍乃以紼繫木下棺大
夫以咸者大夫卑不得以木橫之直有棺傍咸耳以紼繫
之而下棺也彼諸侯及大夫法但天子無文故引之以為
證天子及葬言鸞車象人釋曰及至也謂至葬家
之法耳及葬言鸞車象人人語巾車之官將明器
鸞車及象人注鸞車巾車所飾遣車也亦設鸞旗鄭司農
使行向壙云象人謂以芻為人言言問其不如法度
者立謂言猶語也語之者告當行若於生存者於是巾車
行之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備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

月也孟

上

朱

殆於用生乎釋曰云鸞車巾車所飾遣車也者巾車職
云大喪飾遣車遣車則明器遣送死者之車也云亦設鸞
旗者以其遣車有鸞和之鈴兼有旌旂經直云鸞車不言
鸞旗故鄭言之以其旌旗在車所建故知有車亦有旗先
鄭云象人謂以芻為人者後鄭不從以其上古有芻人至
周不用而用象人則象人與芻靈別也云言言問其不如
法度者此後鄭亦不從以其臨葬不得始問其不如法度
立謂語之者告當行若於生存者於是巾車行之者遣車
之數依檀弓云諸侯七乘大夫五乘鄭云天子九乘遣車
所載所苞大遣奠大夫苞五个諸侯七个天子當九个今
向壙巾車抱之而行也云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備者
不仁非作象人者不殆於用生乎者此檀弓文彼鄭云備
偶人也謂以為木人與生人相對偶有似於人此則不仁
又云非作象人不殆於用生乎哉是記人釋孔子語殆近
也言用象人不近於生人乎是孔子善古而非周人也鄭
引此者破先鄭以芻靈與象人為一若然則古時有送車

芻靈至周仍存塗車

及窆執斧以涖

注臨下棺也

唯吹芻靈為象人

遂入藏凶器

注凶器

釋曰因上文窆下棺訖即遂入壙藏明器明器即檀弓云

死者之正也 正奠位蹕墓域守墓禁

釋曰墓位即上文

器者也 正之使不失本位墓域即上文北域是也謂四畔溝兆

蹕謂止行人不得近之中墓禁謂禁制不得漫入也

位謂丘封所居前後也禁所為坐限

釋曰云丘封所居

前後者即上文為諸侯及有功者居前為卿大夫士者居

後是也云禁所為坐限者謂

凡祭墓為尸

焉鄭司農云為尸家人為尸

釋曰後鄭知此祭墓為

周禮二十四

十五

故知謂禱祈也先鄭云為尸家人為尸者上文祭墓謂

始穿地時此文據成墓為尸後鄭以此亦得通一義故

引之在下是以禮記檀弓云有司舍奠於墓左彼

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為之蹕均其禁

釋曰

上文惟見王及子孫之墓地不見同姓異姓諸侯之墓

地故此經摠見之若然此墓地舊有兆域今新死者隨

即授之耳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

注凡邦中之墓

釋曰鄭知邦中之墓地是萬民葬地者以其家人掌王墓

地下文云令國民族葬非有爵者故知經邦墓是萬民若

然下云掌其度數鄭云度數爵等之大小而見有爵者謂

本為庶人設墓其有子孫為鄉大夫士其葬不離父祖故

兼見卿大夫注族葬各從其親今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釋曰

經云族葬則據五服之內親者共為一所而葬異族即別

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正其位掌其

度數注位謂昭穆也度數爵等之大小釋曰凡萬民

人云丘封之度與其樹數也使皆有私地域注古者

地同處分其地使各有區域得以族葬後相容釋曰

知古者墓地同處者上文云族葬是同處云使相容者

釋經私凡宰墓地者聽其獄訟注宰墓地帥其

屬而巡墓屬居其中之室以守之注屬坐限遮列

其中之室有官寺在墓中釋曰云帥其屬者墓大夫

帥下屬官也云巡墓屬者謂墓大夫帥其屬巡行遮列

之處云居其中之室以守之者謂萬民墓地族葬地中

央為室而萬民各自守之注先鄭云官寺則室也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

以國之喪禮泣其禁令序其事釋曰言諸侯者謂

稱諸侯者若司裘云諸侯共熊侯豹侯者也言凡有爵者

還是卿大夫士言凡以該之耳云序其事者謂若龍斂殯

葬先後注國之喪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今存者其餘則

服士喪既夕士虞今存者此據饗禮之內見在者而言故

云今存者但士喪禮始死時事既夕葬時事士虞葬訖及

日中而虞事也云其餘則云者但儀禮本事義三千條其

時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喪與既夕及虞卒哭與祔小

大祥禮皆有遭暴秦而亡漢興惟得十七篇高堂生所傳即今儀禮是也故云其餘則亡云事謂小歛大歛葬也者舉大事而言其間仍有襲事亦掌之下文別見祭故此不兼也

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

注有事謂含祔贈贈之屬詔贊者以告主人佐其受之鄭司農云凡

國謂諸侯國有司謂王有司也以王命有事職喪主詔贊主人云謂凡國有司從王國以王命往釋曰知有事謂含祔贈贈之屬者春秋云王使榮叔歸含且贈又兩小傳皆言衣被曰襚貨財曰賻車馬曰賻珠玉曰含明知有含襚贈贈之屬又案士喪禮兼有贈贈無常惟既好是也不言賻者賻施於生者故亦不言也先鄭云凡國謂諸侯國有司謂王有司也後鄭不從者下文云公有司豈得公分之為諸侯有司為王有司乎明此國有司亦不得分之也故後鄭云國有司有司從王國以王命往向喪家者也

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

釋曰

周禮

十一

喪祭餘文皆為虞此言凡者以其喪中自相對則虞為喪祭卒哭為吉祭若對二十八月為吉祭則祥禫已前皆是喪祭故言凡以該之是以鄭亦不言喪祭為虞也云治其禮者案大宗伯亦云治其禮鄭云謂簡習其事此治其禮義亦注鄭司農云號謂謚號玄謂告以牲號齎號之屬當然也注以稅之釋曰先鄭云號謂謚號後鄭不從者小宗伯云小喪賜謚讀誅不在此故後鄭云告以牲號齎號之屬當以祝之有牲號齎號謂若特牲少牢云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皆是祝辭故云當以祝之也

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

趣其事

注令令其當共物者給事之期也有司或言公或言國言國者由其君所來居其官曰公謂王

遣使奉命有贈之物各從其官出職喪當催督也釋曰云令令其當供物者給事之期也者此謂諸官依法合供給喪家者不待王命職喪遣令之使相供云有司或言公或言國言國者由其君所來者解稱國之意君則王也

云居其官曰公者謂不須王命自居其
官之職往供則曰公公謂官之常職也

周禮疏卷第二十四

大司馬

六



